

小茶亭闲话

我家的草舍房

袁小芳

把时间往前推移到 60 年前那个时候的农村建房，与现在的建房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世界。那时候农村建的房子普遍是低矮小的，多数是泥土墙，极其简陋，连标准的二三十砖头也很少用上。我家连低矮小的瓦房也未能住上，住的竟然是草舍。曾记得，我家本来有间小屋，1956 年的“八一”台风，被大风刮得支离破碎，无法再继续住人了，当时连修缮一下的费用也无力承受。好在我的叔叔和婶婶心地善良，把本来我们两户人家共有的一间房屋，让我们一家人居住，在这样十分拥挤的情况下又度过好几年。大约到了 1963 年，我们五个兄弟姊妹慢慢长大，我大哥已是二十岁的男子汉了，解决住房问题已刻不容缓，但想建瓦房，就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实在无奈的情况下，那么只好先搭建草舍（在我们这里称之为“搞舍”）来将就就将就。

搭草舍需要用到大量的毛竹。横河往南是山区，笋盍竹山等几个村盛产毛竹，可我家却选择从大山那里买毛竹，因为大山村有我家的亲戚，当时的毛竹价格大概每斤2角左右。搭草舍用的毛竹，不一定要很大，每棵约有 20 斤左右就差不了，但它的生长年限一定要长，尽量要重，如果能挑选到头尾大小差不多的最好。

我们准备在原来的地基上搭建一间一批的草舍，所谓一间一批，一间算是正屋，批间是非正屋，从正屋的山墙往外再延伸，批间的舍檐和墙可以比正间更低一点，能增加抗台风能力。这样的一间一批，占地约 50 余平方米。搭建草舍与建造瓦房不同，瓦房从直柱、横条、到椽子用的全部是木料（七十年代时，因木料十分奇缺，建造瓦房也有用毛竹椽子的），而草舍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用的全部是毛竹，只有草舍的门偶尔是用破旧旧木料做的。这样解决住所的成本就大大减少，过苦日子的人家在经济上会比较好承受点。

搭建草舍工程的操作程序，比瓦房要简单得多，不一定要请专门的木工泥水工等工匠，一般经验较丰富的老农就能搞定这件事，这样东家的费用支出又少了很多。其工序大概是：选定好位置，确定草舍的东南西北四址、朝向；填平地基，地基一般略高于自己的出入行路；立好柱子，草舍的柱子要把毛竹的根部 30—40 厘米埋入地下，因为整个草舍总的体量不比瓦房，草舍体重量轻，柱子不能象瓦房那样放在礅墩上。草舍的柱子如果也是浮在地面，这样有可能经受不住强台风的袭击，整栋草舍有被大风“连根拔起”的危险。四柱立好以后，至少还要有两至三道横档，柱子和横档互相绑住。架起桁条，因为使用毛竹，没有榫卯连接口，放上去的桁条与柱子一定要用铁丝绑缚结实，为增加牢固程度，在铁丝的结口加上塞枕。柱子、桁条、横档使这三个核心的骨架连成一块，那么草舍上下、左右、前后之间成为一个互相助力的受力整体。桁条上再加上椽子，椽子一般也是用生长多年的小毛竹，它的大小类似铁耙柄或略小一点，每隔 20—30 厘米一根，椽子和桁条用铁丝紧紧捆绑住。椽子上再横放小竹条，小竹条稍微要紧凑一点，有油毛毡更好，没有这一层稻草难以盖上去。

接下来就是要真正地盖草舍了。搭建草舍的日子，虽然不同于建瓦房，不一定请专门人士挑选黄道吉日。但晴好天气是搭建草舍的首选日子，如果碰到雨天，就无法操作。草舍房虽然十分简陋，造价便宜，但保温性很好，冬暖夏凉，曾经为很多百姓遮风挡雨。只是现在很少有年轻人看见过这样的草舍房，更不知道如何建造了。

草舍对穷人来说确实好，它最大的弱点，就是每年要用稻草新盖一次，因为经过一年的风吹雨打，屋顶稻草有的发霉变质，有的地方出现塌陷，也有用毛竹椽子的），而草舍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用的全部是毛竹，只有草舍的门偶尔是用破旧旧木料做的。这样解决住所的成本就大大减少，过苦日子的人家在经济上会比较好承受点。

搭建草舍工程的操作程序，比瓦房要简单得多，不一定要请专门的木工泥水工等工匠，一般经验较丰富的老农就能搞定这件事，这样东家的费用支出又少了很多。其工序大概是：选定好位置，确定草舍的东南西北四址、朝向；填平地基，地基一般略高于自己的出入行路；立好柱子，草舍的柱子要把毛竹的根部 30—40 厘米埋入地下，因为整个草舍总的体量不比瓦房，草舍体重量轻，柱子不能象瓦房那样放在礅墩上。草舍的柱子如果也是浮在地面，这样有可能经受不住强台风的袭击，整栋草舍有被大风“连根拔起”的危险。四柱立好以后，至少还要有两至三道横档，柱子和横档互相绑住。架起桁条，因为使用毛竹，没有榫卯连接口，放上去的桁条与柱子一定要用铁丝绑缚结实，为增加牢固程度，在铁丝的结口加上塞枕。柱子、桁条、横档使这三个核心的骨架连成一块，那么草舍上下、左右、前后之间成为一个互相助力的受力整体。桁条上再加上椽子，椽子一般也是用生长多年的小毛竹，它的大小类似铁耙柄或略小一点，每隔 20—30 厘米一根，椽子和桁条用铁丝紧紧捆绑住。椽子上再横放小竹条，小竹条稍微要紧凑一点，有油毛毡更好，没有这一层稻草难以盖上去。

在历史的长河中，家族的记忆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着后人的寻根之路。11 月 12 日，慈溪市梅川费氏宗谱编辑部的四位成员步履庄重地走进宁波天一阁博物院，将新修的《梅川费氏宗谱》捐赠给该馆藏。这一举措标志着慈溪费氏族裔继民国十三年（1924 年）修谱后，时隔百年的续修工作圆满完成。此次续修始于 2019 年，历时四载，由第二十八世孙国权发起，秉承先祖遗志，历经信息采集、编纂、疫情等诸多挑战，终成梅川费氏五修宗谱。新谱一套三册，采用传统的古籍线装本形式，不仅体现

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也展现了现代工艺与古代制式的完美结合。宗谱的制式遵循旧制新法相结合，分为序文、目录、渊源考、世系图、世系表、家规、祠祀、谱事综述等多个部分，全卷 520 页，壹拾叁万伍仟字，详细记录了梅川费氏宗支的源流、世代关系和传承，彰显了家族的荣耀与传统。

梅川费氏宗支，为宁波慈东费氏的迁慈分支，本次修谱是族人第五次修谱，距上次修谱已过去整整 100 年。本次能成功续修，得益于族人的共同努力，修谱团队广泛征集费氏后裔信息，足迹遍布山巅海滨，最终完

一年，草舍对人的支撑力减弱了，脚放上去的着力点，最好靠近放置桁条位置。盖草舍要从最下面开始，一排一排往上盖，草根朝下。也有先在下面打好草扇，再把草扇放到舍面，用这种方法，草扇的稻草根朝上，草尾巴朝下。每盖好一排后，用小小的毛竹条，我们称为印条，压在盖好的稻草上面，由草舍里面的帮工用窰洞，也有叫窰龙，窰洞顶端有一个小洞，草绳串过窰洞的孔，用窰洞对准上面毛竹条压住的位置，等上面的师傅把上来的草绳拿牢绕过毛竹条，窰洞再下来，稍移动一点方位，再带绳子上去，上面的师傅用绳子缚住毛竹条，大概每隔 60—70 厘米缚一道。一间一批的草舍，两个人要花上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这里盖草舍的，都是整齐的晚稻草。一把把稻草由地面的帮忙师傅按照舍面要求整理捆扎成相应形状，送到舍面。盖得好的师傅在舍面修整完成后，舍面齐刷刷的，看着非常整齐漂亮。

在盖舍面作业的同时，地基上开始筑土垒墙，我们这里称之为“打墙”。条件好的人家垒墙的土里会掺和适当比例的生石灰，以增加墙体的牢固程度。像我们家就是从地里取的有各种杂质的泥土，土墙用模板包着，把里面的泥土夯实。批间的墙，使用草包泥筑起来。草包泥，就是用带有各种杂质的泥土加水，用铁耙翻划得熟透一些，有了糯性，再用一定数量的稻草放置在地上，横竖各几根，把翻划熟的泥土用稻草包起来，翻滚几次就成了，草包泥的大小约 20×30 厘米、厚度在 6—7 厘米之间。做草包泥的关键要掌握好干湿度，如果太湿，用草包泥筑起来的墙有倒塌的危险。我曾看到过有关材料：考古专家发现良渚人堆筑水坝的秘密来自草包泥，这是几千年前就开始使用的古老方法。草包泥成墙后，形成一个整体，非常坚固，但它最怕的是被雨水淋着。

过去农家的草舍一般都比较低矮，土墙的高度也不过一米五多一点，身材高挑的人，难以昂首挺胸地进入草舍内。而且由于夯实的力量无法在高处使力，再高点就只能垒以土坯了，或者干脆用厚实的草席堵上，然后两边用泥巴糊实密闭。外屋一般

成了信息采集与编纂工作；更得益于每一代族人对旧谱的保护和传承，才让民国《余姚梅川费氏宗谱》在历经战争和劫难后重现光辉，让血脉清晰赓续。《余姚梅川费氏宗谱》修于民国十三年，为四册抄本，主修费德昭，他不仅是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长，也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这份历经沧桑的家谱，如今也得以在天一阁博物院得到更好的保护与研究，对于研究家族史、社会史、红色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梅川费氏宗谱》的捐赠，也是天一阁博物院共和国新修费氏宗谱收藏的第一部。这一举措不仅为宁波费

氏家族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公众提供了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不仅是费氏家族对历史的一次深刻致敬，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有力传承。这部宗谱的馆藏，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激励一代又一代的费氏族人，以及所有对家族史和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们，去探索、去发现、去传承。

关于梅川费氏宗谱编辑部：梅川费氏宗谱编辑部由慈溪市梅川费氏族人组成，负责本次宗谱的续修工作。编辑部成员包括发起人国权、成员文金、渭君、天荣，以及诚渭、国丰、建锋、国栋等志愿者。

褚山杨陈村（今属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乍山社区）人。清宣宗道光六年丙戌十月二十日申时生，德宗光绪二十年甲午七月初二日亥时卒。

道光二十六年考取县学第十三名。二十八年考取一等第四名，补廪膳生。文宗咸丰八年戊午科浙江乡试第四十九名举人。内阁中书，方略馆校对，加四级。穆宗同治四年乙丑科会试第五十一名，覆试一等第三十八名，廷试第三甲第三名进士。朝考二等第四十五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国史馆协修，纂修《起居注》协修。九年、十二年，湖南乡试副考官。十三年甲戌科会试磨勘官，加六级。著有《饮雪轩诗文集》八卷及《佩韦斋随笔》《佩韦斋笔记》，编纂光绪《慈溪县志》五十六卷。王荣商撰《检讨杨公理庵墓表》。

叶庆增，字至川，一字子川，号莲舫，宁波府慈溪县人。清穆宗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拔贡举人。德宗光绪二年丙子恩科廷试第二甲第七十一名进士。江西南康知府，吏部选司员外郎，记名御史，赏加四品衔。著有《留香居诗文集》。

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一间间茅草房又承载着多少人的辛酸往事。从草屋到砖瓦平房，再到楼房，电梯房，甚至现在的别墅大厦都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辛努力得来的，我们的老同志不但要把住草舍的味道永远留在自己的记忆里，更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一代不能忘记过去，要感恩先辈、感恩党和国家，走得再远也不要忘记来时的路！

人物档案

孙伏园是我的祖父，但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去世了。我对祖父最初的印象是与浙江绍兴相连的，因为我上小学填写的籍贯为浙江绍兴，那是祖父的家乡。我从来没有去过绍兴，那是比较遥远和陌生的地方，也是父母口中一个出“师爷”的地方，以至于我最初以为“师爷”应该是我们家族首选的职业。后来才知道祖父是报刊编辑，民国时期鼎鼎有名的“副刊大王”。我读中学时，祖父的名字出现在语文课本里，总是和鲁迅先生的文章以及绍兴的《孔乙己》《阿Q 正传》《论雷峰塔的倒掉》等联系在一起，于是我知道他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朋友。等到工作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京郊妙峰山的一个展板上还看到了祖父的名字，上面记述了他曾到妙峰山做过庙会民俗文化调查。后来，年长的同事说我祖父写的《长安道上》一文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呢！到了互联网时代，祖父的名字更多地出现在网络上，有纪念他的，有研究他的，我也便知道了更多的信息。

祖父很早离开老家到北京读书，而后辗转各地，最后又定居北京。他的下一辈，有去延安参加革命的，有为求学颠沛流离的，长大以后也都没有再回去。家乡，只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直到 2023 年，浙江工业大学周启星博士因为选择了关于祖父孙伏园的课题，于是开始研究孙氏宗谱，并联系到我的父母。可惜父母也不是很了解家族的信息，周围更没有故土的熟人，真是有点苏格拉底灵魂三问的感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没想到，周老师下了很多工夫，在给我父母的邮件里，发来了与祖父有关的宗谱信息以及孙氏祠堂的老照片，希望他们确认，这才让我们有机会开始了解宗谱。谱里“福源”（祖父的谱名）赫然在列，生辰也完全一致。我父母还在祖父以前的文章里找寻关于宗谱的蛛丝马迹，现在这些都被串联起来，慢慢解开了我们的家族之谜。

这部宗谱就是著名的《余姚孙境宗谱》，祖父的名字出现在光绪版和民国版中。关于孙境，清代学者邵廷采在《思复堂文集》中说：“余姚人物之盛，自宪、孝、武三朝始。其著姓多，莫盛于孙、王、谢，而孙氏尤盛。”因此当地有“横河孙家境，纱帽八百顶”的民谚。在孙氏宗族最鼎盛的明代，还有“昭代阉閹之盛，首数孙氏”“一门三孝子、五代九尚书”之称。明朝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大多与孙家境有关，例如“宸濠之乱”中的忠烈公孙燧，直言进谏的清简公孙鼐，“争国本”而抗疏净谏的孙如法，“晚明三大案”中的孙如游，“鲁王抗清”中的孙嘉绩等等，这些事迹有着很多可查的详细史料。曾有学者称：“千年以来，孙氏从耕读传家的寒门小族发展成世代簪缨的姚江望族，历朝文武杂职多达 609 人。至明代中晚期，孙氏族人不但居官多、官阶显赫，而且为官清廉，政绩卓著，道德文章才华横溢，忠孝信悃门风高标，素有‘一个孙家境，半部明代史’之说。”

正是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自己家族的古籍宗谱，从通读谱系到画出家族分家和家族树，这是一段神奇的追根溯源的过程。最先得到的是祖父“福源”（“伏园”是 1913 年开始使用的笔名，北京大学学籍上署录的仍然是“孙福源”）的名字挂在光绪与民国版宗谱“恒四房”世系上，就好像是大树的一片树叶，而根源则是始祖清廉公孙岳，其他的根系和分支暂时还无法理出头绪。祖父在 1945 年 1 月发表于《文艺志》的《乌云》一文中，曾提到孙燧和侯居公等，但也只说是先辈族人，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脉络，甚至连是否一脉相承也未可知。待我仔细研读之后，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就是《明史》当中大名鼎鼎的忠烈公孙燧和侯居公孙如法。带着好奇心，我继续探究宗谱，从源头和末节双向探索，终于理清了自己家族的脉络：祖父孙伏园谱名福源，生于光绪甲午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始迁祖孙岳第三十二世孙，忠烈公孙燧的十六世孙，也是“侯居公”孙如法的十三世孙。

为追根溯源，我在 2024 年 7 月来到余姚图书馆，看到了 2009 年新修的《孙境宗谱》。遗憾的是，新修谱里面并没有对福源一支有更多的信息补充。好在联系上了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王孙荣老师，在他的帮助下，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原来在明代万历年间，十九世祖孙鼐举家迁到了绍兴城内居住。孙鼐官至吏部尚书，谥清简；其祖孙孙燧，赠礼部尚书，谥忠烈；其父孙陞任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恪；其三个弟弟孙铤任礼部左侍郎，孙鏌任太仆寺正卿，孙毓任南京兵部尚书。现在绍兴的偏门直街太平弄，还保留着孙鼐的府第主楼——三层楼的孙清简祠。据老照片反映，孙府大门上还有“两都家宰”的巨匾。相传孙鼐在京任职期间，家人在绍兴修建府邸，因与邻居址纠纷而千里修书，孙鼐一句“让他四尺，和睦乡邻”，才留下了如今的太平弄。这里与祖父渔化桥河沿的老宅相距不到两公里远。而民国版《孙境宗谱》的续修题记中，曾提到绍兴有一支因信息不畅等种种原因未曾完整收录进谱，指向的应该就是我们这一支系。于是相隔数十年，2009 年版的《孙境宗谱》自然也无法再补充完善更多的支脉信息。

翻阅厚厚的宗谱，最令我震撼的便是曾祖父嘉丙公上几代人的故事，也是我们最近的涉及历史的大事。嘉丙公的本生父是涇润公，却过继给了远堂兄弟涟澈公为嗣，还同时兼桃三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嗣父涟澈公兼桃三房，作为三房唯一血脉却在十八岁那一年与父亲一道被太平军掳去不归，只留下了一杯衣冠冢。那位刚刚下了聘礼的施氏女子，也在战乱之中殉难，被朝廷旌表贞烈。这也是我们孙家这一支悲哀的往事。当时，三房锦公也客死他乡，其妻则在绍兴城陷后两天死于战乱。只有二房铭公当时在外省做典史，否则差点就被灭门了。绍兴府人口经过太平军战后损失近 400 万，人口损失率约为 60.6%，这是何等惨烈的历史！战事平息后，族人把远房堂兄的儿子嘉丙过继给涟澈公，于是才有了我祖父福源和他的兄弟以及后继的一支血脉。

祖父曾提及过他家如何艰难地经营生活，这些可与宗谱的记载相互印证。祖父降生绍兴渔化桥四十五号院的时候，家里只有年迈的曾祖父母和母亲五口人，他父亲嘉丙公是过继给曾祖父为孙的。这位曾祖父是知识分子，到七十岁才返回故乡，这与宗谱记载在安徽等地做典史相符。典史曾祖父年已老迈，嘉丙公为了维持家计开馆，放养读书而经商开店，勉强维持度日。后来，在我祖父十二至十五岁的这几年里，他的曾祖母、曾祖父以及父亲嘉丙公和弟弟相继去世，使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祖父的母亲为了让祖父继续读书，靠典当物品和首饰维持生活，也不忘先供他的学费。难得的是我祖父一直努力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上中学期间就半工半读，一边上课，一边在小学教书，认真地工作。正是在这个时期，他认识了校长鲁迅先生，开始了他们多年亦师亦友亦知己的交往。祖父中学毕业后又北上求学，终于成功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从北大做旁听生开始继续各种兼职，兼做北大图书管理员，以及担任《国民公报》和《晨报》的编辑工作。北大毕业之后，开启了他的报人和写作生涯，开创了报纸副刊的先河，在当时几大著名报纸《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中央日报》《新民报》等副刊任主编。正因为副刊的创办和改革，他被写进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现代散文家，他的部分作品收进了《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孙伏园散文集》等书集，而在报刊等处发表的各类文章、评论和编者按以及编辑出版的读物更是不计其数。这使他成为北大文学系百年来 100 位知名校友之一，被载入《中华民国文艺史》。虽然长期生活在动荡战乱的时代，但祖父和他的后辈们却始终秉持清白家风，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后来赶上了新中国好时代，渐渐地，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家族也逐渐开枝散叶。

这一年多来，我通过识古字、读古文、看家谱、学历史等，被家族史深深吸引和震撼着，不仅厘清了祖父的来时路，也基本廓清了我们这一支孙氏的来龙去脉。在这里，需要再次感谢周启星和王孙荣两位老师，使我一个工科生能够有机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了解祖父孙伏园和孙家境孙氏家族，得以免却沉沦沧海的遗憾。

追寻祖父孙伏园的来时路

——回到《余姚孙境宗谱》
孙泳江